



①

“中兴业，须人杰”

只存在了8年多的西南联大，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“珠穆朗玛峰”，培育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、8位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、170余位两院院士等一大批享誉世界的栋梁之才。影片回答了观众关心的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西南联大能创造这样的奇迹？

1937年11月，淞沪会战持续3个月后，战火蔓延至南京。17岁的巫宁坤就读的扬州中学奉命解散，校长上台宣布：教师学生各自回家。

“大家都哭啊！”影片中，巫宁坤用沙哑的声音回忆道：“我们有个女同学，唱着高音上台去，唱当时最流行的歌曲——‘我的家，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’”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故土沦陷，学校被毁，一群十八九岁的学生徒步南迁，横穿湘黔滇，最终来到在昆明组建的临时大学——由清华、北大、南开联合成立的西南联大。

路途遥远，部分教师和学生乘火车至香港，再乘船到越南，辗转到昆明；另外336位师生组成“湘黔滇旅行团”，徒步两个多月到达昆明。

“千秋耻，终当雪，中兴业，须人杰。”西南联大校歌中这四句话，其实已经说明了战争中的联大所要肩负的家国担当：为国家培养人才，为抗战奉献力量。

“那个时候，就是想工业报国。”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的“两弹一星”元勋之一的王希季，进入西南联大后选择了机械学系。他说，“正如校歌唱的那样‘中兴业，须人杰’，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”。平淡的语气中，让人感受到一份可贵的赤子之心。

影片中还记录了一组让人震撼的数字：1950年2月，朱光亚、王希季归国；1950年8月，邓稼先归国；1950年10月，吴大昌归国；1951年，巫宁坤、许渊冲归国；1953年，查良铮夫妇归国；1955年，郑哲敏归国……从1949年8月到1956年10月，新中国成立前后，2290位海外留学生从世界各地回归祖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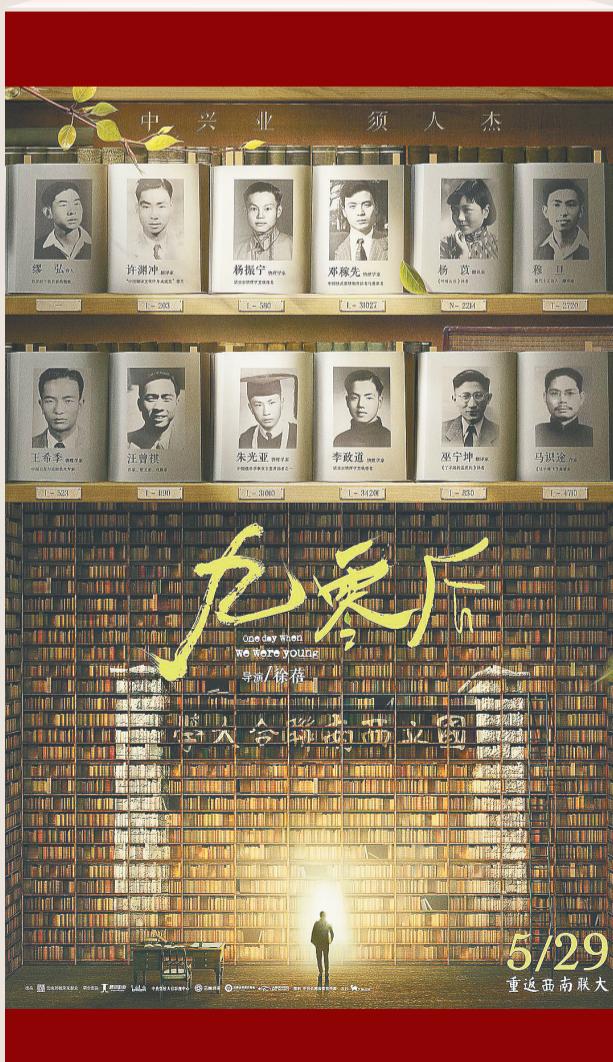
《九零后》导演徐蓓感叹道：“对于个体生命来讲，‘爱国’是他们终其一生的信念，无论命运如何跌宕，始终未改初心，这是尤其动人之处。”

壮怀激烈的青春之歌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傅人意

近期，表现西南联大精神与荣光的纪录片《九零后》上映，豆瓣评分8.2分。该片由杨振宁、王希季、许渊冲等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“90后”联大学子联袂“出演”。

随着镜头的慢慢拉进，观众们听到这些“90后”讲述有关当年西南联大的故事，回首在母校难忘的求学时光。这部本应该布满皱纹的纪录片，再现了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下，张扬的青春岁月。战火纷飞年代西南联大的精神力量，年轻人执着于科学、文学、哲学的青春梦想，一代人的家国情怀和青春之歌，在他们口中娓娓道来。



本版图片为《九零后》海报或剧照

②

西南联大有“最好的国文课”

镜头缓缓推向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校舍，平顶房，空间逼仄，泥土糊墙，蚊虫叮咬，一下雨还叮当作响。此情此景，让人想起电影《无问西东》里，因下暴雨影响西南联大学生听课，一位老师在黑板上写下“静坐听雨”四个大字的情景。

西南联大聚集了一批优秀的老师，朱自清、闻一多、沈从文等人轮流上课，每人上两周。翻译家许渊冲说，“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！”

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活着已是不易，作家汪曾祺曾在《跑警报》一文里这样描述：“跑”和“警报”联在一起，构成一个语词，细想一下，是有些奇特的，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。这不像“跑马”“跑生意”那样通顺。但是大家就这么叫了，谁都懂，而且觉得很合适。也有叫“逃警报”或“躲警报”的，都不如“跑警报”准确。“躲”，太消极；“逃”又太狼狈。唯有这个“跑”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，最有风度，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。

正是在这种从容、乐观、

自由的精神下，师生们在战火纷飞的年月仍不忘对科学与真知的求索。

影片中有一个珍贵的资料片段：1957年，物理学家杨振宁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，他们用流利的英文答记者问。他们获得诺贝尔奖后，最先提笔感谢的却是同一个人——恩师吴大猷。

那个年代，吴大猷经常去喂猪、摆摊，只为赚一些钱来为病榻上的妻子熬上一碗牛肉汤。尽管生活如此艰苦，他仍以“得天下英才而教之”为最大乐事。在吴大猷的努力下，中国第一个研究原子、分子光谱的简陋实验室在西南联大诞生。

杨振宁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：“如果没有吴老师，那么中国的物理学研究将会是一片空白。”

当然，在西南联大，也允许学生对老师“自由”评价。巫宁坤就认为：“我觉得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，我们同学在一起，我们一帮很优秀的同学在一起，才能够相互学到很多东西，我们喜欢这样。”

③

恰同学少年时的纯粹追求

一首《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》(《当我们年轻时》)响起，歌曲悠扬慵懒。影片里，《呼啸山庄》译者杨苡坐在椅子上，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录音机，仿佛在听时光呼啸而去。

在西南联大的日子，这些“90后”恰同学少年，意气风发。

影片中，回忆起青春往事，他们互相调侃。许渊冲说：“杨振宁也笑我了，说找女同学了，所以功课也不那么突出。”他们互相欣赏，影片还原了杨振宁与邓稼先在西南联大时亲如兄弟、经常相约在树下念古诗词的场景。更珍贵的是，观众对于历史课本中的邓稼先，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：犹如孩子般天真可爱。他喜欢“缠着”杨振宁讲故事，类似这样的多个细节被影片还原。

邓稼先的同学评价他：“稼先赞赏一个人，或一个行为的用语是 pure(纯粹)。”

谁的思想纯洁，境界高尚，他就说这个人真 pure。他的这个标准，既评价别人，也要求自己。以至同学们干脆就叫他 pure。这个外号是对他的特点与本质再恰当不过的写照，真好像是一个透明的人。”

也许越是经历时代的磨难，心灵就越是纯粹。纯粹，或许也让西南联大的学子们在战乱中追求真理时，有了一个真正的精神家园。

“做一件事情，能坚持一辈子也是不容易的。”影片中，98岁的许渊冲戴着老花镜，脸几乎贴在电脑上，每天都坚持翻译工作。

片中，100岁的杨苡对着镜头说：“活着就是胜利！make the most of everyday，每天都做到最好！”

影片的最后，让人动容的是，每个“90后”都清晰地记住自己的学号。一个个学号不只是一个符号，而是一段值得铭记的历史，是一个个值得骄傲的青春勋章。■